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五十七

列傳三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覯丁父　彭仲爽　覯射父　彭名觀起觀瞻
覯從彭生附

覯丁父者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者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左傳

覲丁父之後曰覲射父射父事昭王昭王問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髙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

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次主之度次主疏數也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弁攝主人之位韋昭謂屏屏風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

少皥之衰也九離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威嚴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徳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

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公子結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于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也）諸侯舉以特牛（特一也）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少牢羊豕）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特牲豕也）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

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一純二精七事見下文八種八音九祭九州助祭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招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

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著也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不可封建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日月合辰于尾上也土氣含收天明昌作天氣盛起也百嘉備

舍羣神頻行謂時物畢成羣神並行求食舍入室頻並也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于神者謂之一純玉帛謂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帝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于

上者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于王謂之千品一官之職其寮屬徹于王者十品百官故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即前五官臣之臣為陪屬謂倍屬佐助役有十等千品故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十醜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王取經入馬以食萬官國語

觀射父之後曰觀起起當康王時有寵于令尹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九年襄二十二年王殺追舒

轘起于四竟轘車裂以徇也起之子觀從從字子玉靈王時召公子比為亂見亂臣傳惠王時起之後觀瞻為開卜大夫彭仲爽之後曰彭名名事莊王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邲之役名御左廣敗晉師于邲共王二年成二年晉伐齊我侵衛遂侵魯以救齊名御戎蔡侯為左許男為右及楊橋魯平乃盟于蜀十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名御王潘黨為右晉射王中目二十二年襄四年我伐陳聞陳侯卒乃止陳人不聽命名侵陳其後有彭生為大夫事靈王靈

王三年年昭四王欲遷許于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冬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左傳

申叔時　申叔跪土亹附　申叔豫　申叔展

申叔時爲大夫事莊王莊王十六年一年宣十王入陳殺夏徵舒遂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十九年宣十四年我使申無畏聘于齊宋殺之我圍宋凡九月將去宋時僕為王御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懼及我平左傳王使士亹大夫傅大子箴共王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

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時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

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之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

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國語

莊王甍事共王共王及晉平既盟于宋十五年成十五年將侵鄭衛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公子

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十六年

成十六年晉伐鄭我救之公子側將中軍過申入見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詳祥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

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戰于鄢陵我師敗績遂殺公子側

時子曰跪共王之即位也將伐魯使屈巫即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屈巫盡室以行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屈巫果不反而以夏姬奔晉左傳

申叔豫時之孫也康王八年襄二十一年使薳子馮為令尹子馮訪于豫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子馮以疾辭乃使公子追舒即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王殺追舒轘觀起復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于子馮者八人皆無禄而多馬他日朝與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

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先是有申叔展亦為大夫事莊王與蕭大夫還無社善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我伐蕭蕭潰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展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疾奈何（言無禦濕具將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廢井）若為茅絰哭

井則已展教茅以表井哭則應以為信明日蕭潰展視其井則茅經存
馬號而出之司馬卯亦楚大夫
論曰傳有九教學則不遺師有六器戰則不危娓娓乎
申叔之辭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舍是勿謀官多闕
矣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其重黎之對亦多
聞之一也

申無畏　申犀

申無畏是為文之無畏字子舟為大夫事穆王穆王九

年文十年王將伐宋宋逆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公子朱及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無畏曰國君不可戮也無畏曰當官而行何强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穆王薨事莊王莊王十九年宣十四年使無畏聘于齊無假道于宋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無畏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

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代之見其子犀而行及宋宋人殺之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圍宋明年夏五月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乃築室反耕者宋懼請平左傳

復遂者楚期思邑公公子馮犀公子公子朱别有傳

申無宇 申亥

中無宇者芋尹也郟敖二年（襄三十年）公子圍為令尹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公子圍弒郟敖自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昭四年）王合諸侯于申秋以諸侯伐吳克朱方遂滅賴城賴以遷許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新序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于雲夢載旂之長拖地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于韔援矢于筩引而未發也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旂拖地故也國君之旂齊軫大夫之旗齊軾令子荆國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

斷也不亦可乎予期說載之王所以文之言告王王說使為江南令而大治　此申無宇事而附會為二

及即位六年（昭七年）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宫將馬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言有亡人則大蒐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刑書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啟封疆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

不可乎若以二丈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盜指靈王）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盜靈王自指戲言也）遂赦之十年（昭十一年）王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如祭馬先不用馬）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如何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鄭厲公因公子元殺櫟大夫檀伯以居櫟卒使昭公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

（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蓋立官之本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伯曼（即檀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南宮長萬立公子游蕭叔大心殺之立桓公）衛蒲戚實出獻公（孫林父甯殖食邑戚蒲）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語靈王使僕析父問無宇曰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制城邑若

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䗃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析父復命王曰是知天恐安知民則右尹然丹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

無宇之子曰申亥十二年昭十三年王在乾谿公子比公子

棄疾為亂王沿夏將欲入鄢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旌執人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申亥氏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左傳

申包胥

申包胥楚大夫也與伍員友平王之殺伍奢也伍員出奔吳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昭王十年定四年吳伐我入郢王奔隨包胥如秦

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吳入郢伍子胥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求救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㪟楚吳越春秋申包胥之秦求救作踵蹠劈裂裳裹

滕鶴倚哭于秦庭秦桓公素沈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野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大驚淮南子畧同　按吳入郢當秦哀公三十一年作桓公誤

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王入于郢王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按子旗即蔓成然成然立平王而求無厭平王殺之

遂逃賞左傳

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于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受賞是賣勇也遂逃賞終身不見

論曰兩君相見先以玉帛禮也且宋公者甫㝷白馬天子容之而楚靈暴虐僕役諸侯無畏緘其忠諫若佐鬬馬使齊而死非宋之聾也無宇斷旌茹剛斯得方之抶

僕則遠矣章華之對弱主所咈靈王赦之適足以㲄異

哉若乃伍申同心而覆復異趣卒使忠信德報各如厥

志君子之和與

潘尫　潘黨

潘尫字師叔為大夫事莊王莊王三年文十六年庸人帥羣

蠻以叛我使廬戢黎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揚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

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

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庸三邑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王乘馹會師于臨品遂滅庸十七年宣十二年王圍鄭克之退二十里而許之平使尫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既而晉救鄭使魏錡來請戰尫之子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黨命去之黨既逐魏錡趙旃復夜至王乘左廣以逐之晉師懼二使之怒我師也使

軘車逆之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我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乘晉軍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黨率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遂敗晉師于邲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王曰非爾所知也莊王薨黨事共王共王十六年成十六年晉伐鄭我救之遇于鄢陵彭名御王黨為右及戰晉射王中目我師敗績黨字叔是為叔黨善射與養由基齊左傳

臣之先有潘崇為大子商臣師弑成王見逆臣傳

伍參　伍舉　伍鳴　伍奢　伍尚

伍參者莊王之嬖人也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我伐鄭旣及鄭平晉救之濟河王以北師次于郔鄭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參欲戰令尹蔿艾獵即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兹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遂敗晉師于邲舉是為椒舉參之子也舉娶于王子牟康王十三年（襄二十六年）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國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遂將奔晉初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聲子與舉善聲于將如晉遇之于鄭郊及還如楚為言于屈建（詳蔡朝傳）建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伍

嗚逆之嗚即椒嗚舉之子也伍舉于是復歸于楚郟敖四年昭元年令尹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舉為介既聘將以衆逆女公孫僑辭曰敝邑褊小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逆而出遂會于虢冬公子圍又將聘于鄭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圍還舉遂聘圍至遂弑郟敖使赴于鄭舉問應為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昭四年王使舉如晉求諸侯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恵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許之舉遂請昏亦許之夏六月王合諸侯于申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

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向戌及公孫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舉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敢謝後見王示諸侯侈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秋七月王以諸侯伐吳克朱方執齊慶封將戮之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八年昭九年我遷許于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舉授許男田左傳

初靈王為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

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殭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一來使富都那豎

贊焉富富容貌都閑也邪美也監未冠者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國語

舉子二鳴奢奢為連尹平王即位使奢為大子建師費

無極爲少師無寵平王六年昭十九年無極爲建聘于秦勸王取之又言于王使建居城父明年無極譖于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于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奢大子建奔宋奢之子尚尚弟員尚爲棠君無極曰奢子材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比之相從俱奔俱死為勝)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遂皆殺之(左傳)

伍員見吳傳

論曰叔敖稱善諫郯之役則伍參主之兼聽斯聰擇善斯從在君而已椒舉習儀納君于禮然而郟敖之際與綢繆焉不正其始顧正其終所謂飲人狂藥責人正禮者非邪奢遭讒搆之會父子究死悲夫

倚相

倚相楚左史也初事靈王繼事平王昭王倚相廷見申公史老（字子亹）史老不出倚相謗之大夫舉伯以告史老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髦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髦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于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閗

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䙝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于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恵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史老曰老之過也乃驟見之公子結欲以

其妾為內子（適妻曰內子）訪之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羿之（羿內子首服）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公子貞違王命而謚王曰共）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屈建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馬以斃于鄢（鄢陵之戰王台公子側側醉不能見王王適側自殺）芊令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申亥求靈王以歸王縊申亥以二女殉而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

艾以干之其可乎公子結乃止國語

𩏩非子荆伐陳吴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緝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而吴人至見荆陳而反倚相曰吴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從之遂破吴軍

白公子張

白公子張名未詳楚大夫也靈王虐子張驟諫王患之謂

史老（即申公子亹）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宮殤之居也謂祀其祿籍制服其身而知其居處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子張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

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逆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

能用吾愍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

角為瑱雖盡而又以規諫為瑱以塞耳乎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 國語

論曰宿僖不祥語不用而寘之耳猶之瑱也不且甚于宿乎倚相良史見褎虐主而規箴無闕獻飲乎抑去芟乎

尚史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五十八至六十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五十八

列傳三十六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楚諸臣傳

鬻拳　石奢

鬻拳事文王嘗强諫王王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文王十五年（莊十九年）巴人叛王禦之大敗于津

楚地還鬻拳弗納遂伐黄敗黄師于踖陵黄地還及湫薨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左傳

石奢者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記韓

詩外傳作石奢爲昭
王理呂覽作石渚

鍾儀　　枝如子躬

鍾儀爲鄖公共王七年成七年我伐鄭鄭軍我師囚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成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

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士燮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王使公子辰如晉報儀之使平王時有枝如子躬為大夫平王新立使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本鄭邑楚取之今還以賂鄭）事畢弗致（知鄭自服不須賂）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

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左傳

穿封戌

穿封戌楚大夫康王十三年襄二十六年我侵吳遂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我師戰師敗戌囚皇頡公子圍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頡解其意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康王薨王子圍弑郟敖自立是為靈王靈王七年昭八年王滅陳使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言曏知靈王簒弑必為郟敖致死救君以寧楚左傳

郤宛子惡

郤宛字子惡為左尹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吳因我喪使公子掩餘燭庸伐我圍潛宛及工尹壽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光弒王僚掩餘燭庸出奔我師聞吳亂而還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與鄢將師比而惡之無極謂令尹囊瓦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宛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囊瓦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囊瓦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宛聞之遂自殺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囊瓦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于是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囊

瓦明年瓦殺費無極鄢將師亦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左傳

論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為愛君而范甯以為譏郤宛無罪而杜預以近讒為之罪嗟夫悠悠之論將安適從兵諫以自刑信非中道矣若郤宛者罪不奸上德及國人令尹惑讒而果于藝之罪不在瓦而宛是求春秋之旨寧如是乎夫殺大夫有罪例書名左氏之論也然余竊疑之以其不中厥中也靈王暴虐淫刑以逞顧休休于

穿封戌申無宇異哉

盧戢黎 叔麇 子揚窻附 左司馬眅

盧戢黎為盧大夫莊王即位鬬克公子燮作亂以王出將如商宻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公子燮三年文十年六庸叛我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既而王來會師遂滅庸叔麇者戢黎之佐子揚窻其官屬也

昭王時有左司馬眅昭王二十五年哀四年夷虎叛蠻夷我克之乃謀北方眅及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襲梁霍一昔一夜也單浮餘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販起豐析與狄戎發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武關道以聽命晉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我師于三戶販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左傳

樂伯　許伯　攝叔

樂伯許伯攝叔並楚大夫邲之役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摩壘近敵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左車左菆矢之善者兩飾也掉正也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龜麋背隆高當心者晉鮑

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遂免左傳

養由基 叔山冉附 工尹商陽 巢牛臣 風湖子薛燭附

養由基即養叔以善射名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邲之役王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敗晉師于邲共王十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彭名御王潘黨為右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

徵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賤其以射自多必以藝死及戰晉呂錡射王中目王名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我師薄于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共王薨康王即位吳侵我由基奔命公子午以師繼之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公子午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康王以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宮廐尹左傳

呂氏春秋荊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矣尸子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又有工尹商陽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

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記引檀

按傳公子棄疾為蔡公經曰陳棄疾是嘗為陳公也

又有巢牛臣巢人也康王十二年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

我門于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

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

短牆以射之卒左傳

風湖子楚人能相劍薛燭越之能相劍者也吳越春

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

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廬痛之葬于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市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發機掩之湛盧之劒惡闔廬之無道也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劒于牀乃名風湖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劒三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

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治子造劒五以示薛燭燭曰魚腸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廬以殺王僚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于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劒在

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萬戶之都二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昭王大說遂以為寶越絕書越王句踐有寶劍五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名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使取毫曹燭曰非寶劍也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

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鑑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鈎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𥳑衣而坐望之手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其光渾渾如水之溢于塘其斷巖巖如瑣石其才煥煥如氷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客

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
燭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
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
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
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
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
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
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湛盧之劒將首

魅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王不與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吴王僚此其小試于敵邦未大用于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溪深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也楚王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精誠上通願齎重寶奉子因吴王請二人作劍可乎風湖子曰善于是乃令風湖子之吴見歐冶子干將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

溪取鐵英作劍三畢成風湖子奏之楚王王問之曰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湖子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湖子曰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泰阿觚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觚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城三年不解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楚王大説曰此劍威邪寡人力邪風湖子曰

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宫室死而龍藏至黄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代樹木為宫室死而龍藏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宫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二說荒漫而其文甚奇世艶傳之故附養叔之末

論曰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之數子者雖不中律而

出奇應卒以克彊禦侮亦一日之雋也死埶之戒豈唯
養叔能者警諸

伯州犂

伯州犂晉伯宗之子也共王十五年成十五年晉殺伯宗州
犂奔楚為楚大宰明年晉伐鄭王救之遇于鄢陵王登
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晉軍公子嬰齊使州犂侍于王後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

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及戰王中目我師宵遁康王十四年襄二十七年晉楚成將盟于宋西門之外國人東甲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令尹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茍得志焉焉用有信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郟敖四年昭元年公子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鄭患之辭曰請墠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為墠公子圍命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公孫段姓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共莊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圍知鄭有備請垂櫜而入遂逆而出秋圍使

州犁城犨櫟郟冬圍弑郟敖殺州犁于郟州犁之孫曰嚭楚殺郤宛伯氏之族出奔吴嚭遂仕吴亦為大宰（左傳）

然丹　箴尹宜咎附

然丹字子革鄭穆公孫公子然之子也鄭殺公子嘉丹奔楚為右尹靈王三年（昭四年）吴伐我使丹城州來箴尹宜咎城鍾離八年（昭九年）我遷許于城父使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十一年（昭十二年）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並楚大夫）帥師

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子晳右尹子革夕莫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柴車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敢請命鏚斧也柲柄也王命破圭玉飾斧柄請其制度也王入視之僕析父謂丹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

如響國其若之何丹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明年公子比入自立為王丹請出奔王不可乃棄王而歸平王元年昭十四年王使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楚地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禄勲合親任良物官息民五年而後用師三年昭十六年使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箴尹宜咎者本陳大夫陳鍼子八世孫鍼宜咎也宜咎黨慶虎慶寅慶氏叛陳陳討之宜咎奔楚為箴尹左傳

論曰州犁然丹羇旅異國而各著厥聞亡鳥擇木奮迅以鳴誰能過之祈招之誦謀父再作惜乎靈不逮穆感深而迷亦深矣然而乾谿之潰違故即新方之申亥闘辛曾不及之何哉州犁比靈而誅于靈抑又何也

諸公子傳　公子元 武王子 王孫啟附

公子元文王之弟也為成王令尹成王六年 莊二十八年 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 振動萬舞也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

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鄭縣門不發縣門施于內城門者不發不閉也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會諸侯救鄭我師夜遁八年莊三十年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逐蠱文夫人申公鬬班殺子元左傳

子元之子啟或譖啟于成王啟奔晉

公子職

公子職成王庶子成王既立商臣為大子又欲立職商臣遂弒成王左傳

公子朱　公子茷

公子朱公子茷並楚公子所出未詳子朱為息公穆王二年文三年子朱圍江晉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我以救江門于方城遇子朱而還八年文九年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子茷陳懼及我平鄢陵之役子茷為晉所獲欒書怨郤至使子茷告晉厲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名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厲公信之殺三郤左傳

公子嬰齊穆王子子重

公子嬰齊字子重莊王之弟也為左尹莊王十六年宣十一年嬰齊侵宋王待諸郔

王孫子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子重諫曰君厨肉臭不可食敗酒不可飲而三軍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十七年宣十二年邲之役沈尹將中軍嬰齊將左公子側將右敗晉師于邲共王即位嬰齊為令尹公子側為司馬共王二年成二年魯會諸侯伐齊嬰齊救齊將起師嬰齊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而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侵衛遂侵魯師于蜀及陽橋魯賂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

冬及魯侯諸侯之大夫盟于蜀六年成六年嬰齊伐鄭從鄭晉故七年成七年嬰齊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軍我師也軍攻囚鄖公鍾儀初屈巫巫即巫臣之奔晉也嬰齊及公子側殺其族而分其室屈巫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而死乃通吴于晉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秋吴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嬰齊側于是乎一歳七奔命九年成九年晉伐鄭嬰齊侵陳以救鄭冬嬰齊自陳伐莒圍渠邱莒邑入之莒人囚公子平國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

人殺之我師圍莒莒潰遂入鄆十六年成十六年晉伐鄭我救之公子側將中軍嬰齊將左公子壬夫將右遇于鄢陵晉射王中目我師宵遁我殺公子側十七年成十七年晉會諸侯伐鄭嬰齊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十八年成十八年宋魚石叛宋圍彭城嬰齊救之伐宋晉救宋遇我師于靡角之谷我師還二十一年襄三年嬰齊伐吳為簡之師選練也克鳩茲吳邑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齊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我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嬰齊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國人咎嬰齊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左傳

公子側子反

公子側字子反所出未詳初事莊王莊王十九年宣十四年側從王圍宋明年宋華元夜入我師登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我平莊王甍事共王為司馬共王四年成四年鄭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伐許晉救許以伐鄭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側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二年成十二年我及晉成盟于宋晉郤至來聘且涖盟王享之側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

出側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十五年成十五年我將侵鄭衛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遂侵鄭侵衛十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晉從我晉伐鄭我救之側將中軍夏六月晉楚遇于

鄢陵及戰晉射王中目獲我公子茷鄭伯奔其右唐苟死之旦而戰見星未已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名側謀穀陽豎（側內豎）獻飲于側側醉而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師還及瑕王使謂側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側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

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公子嬰齊與側相惡及是嬰齊謂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左傳

韓非子子反嗜酒而醉戰既罷共王召子反子反辭以疾共王自往入其幄聞酒臭而還于是還師而斬子反

公子丙　公子平

公子丙公子平並楚羣公子也丙事莊王莊王之伐蕭也蕭人囚熊相宜僚及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圍蕭蕭潰遂滅蕭平事共王公子嬰齊之伐莒入渠丘也莒人囚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我師圍莒莒潰遂入鄆左傳

公子壬夫 公子何忌附

公子壬夫字子辛所出未詳初為右尹事共王共王十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壬夫將右及戰我師敗績十八年成十八年

宋魚石五大夫叛壬夫及鄭師侵城郜取幽邱（並宋邑）同伐彭城納五大夫以三百人戍之而還十九年（襄元年）諸侯伐鄭壬夫救之侵宋呂留二十一年（襄三年）公子嬰齊卒以壬夫為令尹壬夫侵欲于小國陳遂叛使公子何忌侵陳二十三年（襄五年）討陳叛故殺壬夫（左傳）

何忌為司馬亦羣公子

公子槖師　公子罷戎

公子槖師公子罷戎並事共王為大夫共王之敗于鄢

陵也舒庸人道吳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共王十七年（成十七年）㰅師襲舒庸滅之二十七年（襄九年）王伐鄭鄭及我平使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共王薨康王即位以㰅師為右司馬以罷戎為右尹（左傳）

公子格　王子勝

公子格公子勝並羣公子格事康王勝事平王為左尹康王三年（襄十六年）許請遷于晉許大夫不可晉將伐許鄭伯從夏晉伐許遂伐我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我師

敗績晉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平王五年昭十八年王子勝言于王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之外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王說使勝遷許于析左傳

公子魴　公子齮

公子魴字子魚亦羣公子平王時陽匄為令尹魴為司

馬四年昭十七年吳伐我陽匄卜戰不吉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我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取餘皇復大敗我師康王時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齮亦羣公子也左傳

公子申　公子成　公子寅　公子罷　公子辰

公子申公子成並事共王公子申為右司馬共王六年成六年我伐鄭晉救之遂侵蔡申及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隧晉師還九年成九年我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十五年成十五年許畏偪于鄭請遷于我公子申遷許于葉十六年成十六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及王盟于武城十七年成十七年使公子成公子寅戍鄭諸侯圍鄭使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公子嬰齊二十年襄二年國人殺之康王即位以公子成為左司馬公子寅亦羣公子又有公子罷公子辰我殺屈巫罷

分子蕩屈巫之族之室共王時晉楚成郤至來聘罷如晉報聘及晉侯盟于赤棘公子辰字子商為共王大宰晉歸我鍾儀王使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左傳

論曰令尹司馬並以宗支便蕃左右顧乃腊肉淫人食而遇毒五北之緜卒階入郢一歲七奔猶為幸夫仲尼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敗而醉戰而喪其良其于勇也後矣

尚史卷五十八

尚史卷五十九

列傳三十七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楚諸臣傳

公子縠臣

公子縠臣莊王之子也莊王十七年（宣十二年）邲之役我獲晉荀罃罃父荀首以其族反之射連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又射縠臣囚之以二者還共王三年（成三年）晉歸縠臣

及襄老之尸我歸晉荀罃左傳

公子貞子囊 囊瓦子常 公子宜穀 武城黑 公子繁 史皇附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二十三年襄五年陳叛我由令尹公子壬夫實侵欲焉乃殺壬夫以貞為令尹冬貞伐陳二十五年襄七年貞圍陳二十六年襄八年鄭侵蔡貞討之伐鄭鄭成二十七年襄九年秦來乞師王許之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

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王師于武城以為秦援二十八年襄十年貞及鄭師圍宋門于桐門秋貞及鄭師侵魯還圍蕭克之諸侯伐鄭貞救之諸侯之師與我師夾潁而軍鄭宵

涉頫與我盟諸侯之師還二十九年襄十一年諸侯伐鄭鄭及晉成貞乞旅于秦及秦師從王將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秋諸侯復伐鄭鄭使告于我遂及晉成三十年襄十二年貞及秦師伐宋師于楊梁報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襄十三年王有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稷請謚為靈若厲王薨大夫謀謚貞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謚為共康王元年襄十四年貞師于棠以伐吴報前年庸浦之役吴不出而還貞殿以吴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

隘要而擊之我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我公子宜穀冬貞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公子午必城郢君子謂貞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呂氏春秋荊與吳將戰吳師衆子囊曰我戰必敗敗王師辱名虧土忠臣不為也不復于王而遁至于郊請死王曰遁以為利也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皆依不利之名而遁是荊國終為天下撓遂伏

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

其上

貞孫曰囊瓦瓦字子常事平王平王十年昭二十三年瓦為令尹城郢以備吴十三年昭二十六年平王甍瓦以大子壬弱欲立長庶子申即子西申怒欲殺瓦瓦懼乃立壬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吴因我喪伐我圍潛我救潛瓦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夏費無極構大夫郤宛瓦使鄢將師殺之國人謗瓦瓦病之秋殺費無極鄢將師詳費無極傳

六年定二年 吳誘瓦伐吳瓦師于豫章吳敗我師遂克巢獲我公子繁蔡侯唐侯來朝蔡侯有兩佩與裘唐侯有兩肅爽馬瓦欲之弗與皆三年止之七年定三年 唐侯獻馬瓦歸唐侯蔡人聞之獻佩與裘瓦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遂歸蔡侯八年定四年 蔡侯歸會諸侯于召陵侵我沈人不會蔡滅沈我為沈故圍蔡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我夾漢左司馬沈尹戌謂瓦曰子沿漢

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三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瓦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瓦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二師陳于柏舉吳夫槩王以其屬五千

先撃瓦卒瓦卒奔我師亂吳師大敗之瓦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五戰及郢王出奔隨左傳

公子宜穀公子繁並楚羣公子繁守巢大夫武城黑者武城大夫史皇亦楚大夫也

公子午子庚

公子午字子庚亦莊王之子也初為共王司馬共王三十年襄十二年秦嬴歸于我午聘于秦為夫人寧

韓非子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

金臣能出之因之晉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見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說苑作公子午餘文同 按公子午聘秦為好會秦不出午蓋誤

三十一年襄十三年共王甍吴乘我喪侵我午大敗吴師于

庯浦楚地康王二年襄五年十午代公子貞為令尹五年襄十八年

鄭公子嘉將叛晉起我師以去諸大夫使告午午弗許

王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午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

出師死不從禮言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

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

其若之何午歎曰君王其謂午懐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

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冬午帥師

治兵于汾我師伐鄭鄭完守入保公子嘉不敢會我師我右師城上棘涉頴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嘉率鋭師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午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我師多凍役徒幾盡八年襄二十一年夏午卒左傳

公子追舒子南棄疾

公子追舒字子南亦莊王之子也康王二年襄十五年追舒為箴尹八年襄二十一年代公子午為令尹觀起有寵于追

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九年襄二十二年王殺追舒于朝轘觀起于四竟追舒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

死左傳

論曰子囊遺言城郢籌國及死故君子以為忠囊瓦墮德滅防而唯城是圖故司馬以為鄗城郢兆乎入郢矣子庚持重足嗣賢尹子南穢德竟不克終微君陳固難為周畢繼也然子南貪賂辱止塋身囊瓦不度禍延覆國亡臣棲鄭喪馬將馬用之或以棄疾不洩命為有禮非也泥首請命乞以身代不得則負父以亡君子之孝也

公子黑肱 共王子

公子黑肱字子晳共王之子也初為宫廐尹康王十四年 襄二十七年 宋向戌弭諸侯之兵晉楚將盟于宋黑肱先至成言于晉 成盟誓之言也 郟敖四年 昭元年 令尹公子圍使黑肱城犨櫟郟 三邑本鄭地 是年圍弒郟敖公子比出奔晉黑肱出奔鄭圍自立是為靈王靈王十二年 昭十三年 觀從召比及黑肱入襲蔡遂入楚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旣而比黑肱皆自殺 左傳

太子建 司馬奮揚附

大子建字子木平王大子也平王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建及即位立為大子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費無極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勸王取女平王六年昭十九年使建居于城父

說苑王子建出守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于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

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令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子其不主社稷乎

七年昭二十年費無極言于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名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大子後辟宋華氏之亂適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大子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大子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大子大子之子二勝燕並見亂臣傳(左傳)

公子申(子西)　公孫寧　公孫朝

公子申(前共王時右司馬公子申別是一人)字子西平王長庶子也平王

薳令尹囊瓦欲立申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大子建實聘之申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申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謂秦壬母秦女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囊瓦懼乃立壬是為昭王昭王四年昭三十年吳公子掩餘燭庸來奔王大封而定其徙城養楚邑以居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申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
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
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九年定四年吳入郢王奔隨申
為王輿服以保路言偽為王車服以保安道路人國于脾洩楚邑闔王所

在而後從王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申敗吳師于軍祥敗之于麇又敗之于公壻之谿冬十月王入郢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申曰囊瓦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國語作藍尹亹自解之辭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申代囊瓦為令尹十二年定六年吳敗我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我大惕懼亡公子結又以陵師敗于繁揚申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越絶書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于吴曰昔者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寡人不敢怨子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塜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子胥曰前報父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禄非父之義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辭意庸姑存異説

二十二年（哀元年）申將圍蔡計板築九日及圍蔡里而栽（去城一里栽設板築）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申之素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判係累而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吳侵陳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申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

乘與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國語作藍尹亹語 二十七年哀六年 吳伐陳王救之將戰王有疾薨于城父申與公子結公子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惠王七年哀十三年 申帥師伐陳九年哀十五年 申及公子結伐吳及桐汭十年

哀十六年 申名故大子建子勝使處吳竟為白公勝勝作亂殺申及公子結

說苑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在洞庭右彭蠡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願王勿往游馬王曰荊臺吾地也有地而游子何為絕我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王聽之乎王曰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王殺臣而禄司馬子綦王曰我能聽公子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子西曰易耳王山陵崩阤為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

甲子二寧朝寧字子國為右司馬惠王十一年哀十七年王

與沈諸梁卜以寧為令尹十二年（哀十八年）巴人伐我圍鄾初寧之卜也開卜大夫觀瞻曰吉如志故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遂敗巴師于鄾封寧于析

淮南子大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大宰未易得也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　按王卜寧為令尹

時有沈尹朱大宰子朱或即其人官誤爾
朝為武城尹白公之亂陳侵我既寧我將取陳麥王卜
帥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滅陳左傳

公子結子期附 鑪金 公孫平 公孫寛 魯陽文
子

公子結字子期亦平王之子昭王之兄也昭王十年定四年吳入郢王奔隨吳人從之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
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鑪金者初

宦于結及是與隨人要言無出王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結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血以盟十一年定五年秦救我敗吳師結及公子蒲滅唐秋吳師敗我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結將焚之公子甲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結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大敗吳師王入郢結代沈尹戌為司馬十二年定六年吳敗我舟師結又以陵師陸師敗于繁揚二十年定十四年結滅頓以頓子

詳歸惠王四年（哀十年）結伐陳

韓非子荆令公子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强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九年（哀十五年）結伐吳十年（哀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殺結于朝結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大木）以殺人而後死

韓非子司馬子期死而浮于江

結子二平寬結死寬代為司馬十三年哀十九年寬及公子慶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左傳結又有子曰魯陽文子名未詳或即是平寬惠王以梁與文子梁楚北境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它縱臣得以首領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國語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退三舍

公子啓子閭

公子啓字子閭亦平王之子昭王之兄也昭王二十七年哀六年吳伐陳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疺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立惠王而後還惠王十年哀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欲以啟爲王啟不可遂刼以兵啟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左傳

新序白公勝欲立王子閭子閭不肯刼之以刃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何不受也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潔其行也今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刼白刃而失義

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

論曰大子羈旅鄭國顧欲陰賊其所厚倒行逆施有遺行焉宜其不得于父而來無極之讒也莫益之或擊之勿恒之凶建實速之又誰咎邪子西兄弟終始讓王左提右挈用康國難尚矣然而搶攘外内昭奔惠刼幾再亡國而三良與之嗟夫溯洄其初孽由大子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又誰之咎耶

王孫由于

王孫賈 宋木附

王孫由于者又曰吳由于為寢尹昭王十年定四年吳之入郢也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隨由于徐蘇而從明年王入郢初王在隨公子申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偽為王車服立國于脾洩事寧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公子申問高厚焉弗知申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

亦弗能也從王有功者由于及王孫圉王孫賈鬬辛鬬巢鬬懷申包胥鍾建宋木凡九人王入皆賞之左傳

諸鬬申包胥別有傳鍾建見季芉傳宋木他事不載王孫賈葢亦王族也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事昭王嘗聘于晉定公饗之趙鞅鳴玉以相問于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鞅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
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
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
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
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
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
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
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國語

論曰由于能背受戈而不能城城城必有不足城者詭辭以益之焉爾簡子鳴玉盛有侈心白珩之對不待畢辭亦且中餒而已矣

陽匄 子瑕

陽令終　弟完　弟佗
公子魴附

陽匄字子瑕穆王曾孫也為平王令尹平王四年（昭十七年）吳伐我匄卜戰不吉司馬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我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取餘皇復大敗我師六年（昭十九年）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楚邑）匄城郟（亦楚邑）魯叔孫婼曰楚不在諸侯矣自完而已王為大子建聘秦女既而自取之夏匄聘于秦拜夫人也初靈王伐吳

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師雩王執以歸（在昭五年）及是句謂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十年（昭二十三年）吴伐州來我救之吴禦諸鍾離句卒我師熸（吴楚謂火滅為熸言軍主亡其氣衰也）吴遂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句子三令終完佗令終為中廐尹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囊瓦殺郤宛並殺令終及完佗以其黨郤氏也（左傳）

沈尹戌（吴句卑附）

沈尹戌者莊王曾孫也初仕吳後爲楚左司馬事平王

平王六年昭十九年我城州來吳邑今城而取之戌曰楚人必敗昔

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即蔓成然事見昭十三年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

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

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十年昭二十三年吳伐

州來我師大奔秋令尹囊瓦城郢戌曰子常即囊瓦必亡

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畀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畀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畀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宫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强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方百里為同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 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十一年昭二十四年 王為舟師以畧吳疆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楚地 而還吳人踵我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戍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 吳公子

掩餘燭庸伐我圍潛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與王養馬官屬校人）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宛工尹壽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會吳光弑王僚我師聞亂而還費無極謂囊瓦曰郤宛取賂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囊瓦使鄢將師殺郤宛及陽令終（中厩尹）晉陳（大夫）于是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戌言于囊瓦曰夫左尹與中厩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

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囊瓦曰

是瓦之罪敢不良圖秋殺費無極鄢將師謗言乃止四年昭三十年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掩餘燭庸來奔王使監馬尹大心逆之使居養戍及莠尹然城之將以害吳冬吳執鍾吾子滅徐徐子來奔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五年昭三十一年吳侵我伐夷侵潛六邑楚並戍帥師救潛吳師還我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絃戍及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十年定四年蔡滅沈我為沈故圍蔡蔡侯吳子唐侯伐我舍舟

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與囊瓦謀毀其舟前後擊之既行囊瓦及吳師戰我師大敗五戰及郢王出奔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戌臣闔廬故恥為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畀曰臣賤可乎戌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畀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左傳

句畀吳人為戌臣戌子二諸梁后臧

沈諸梁 后臧 園公陽附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公昭王二十五年哀四年諸梁及左司馬眅致蔡于負函蔡故地楚會致之以爲邑致方城之外于繒關襲梁及霍執蠻子以歸詳左司馬眅傳左傳

公子申名白公勝諸梁聞之見申曰聞子名王孫勝信乎曰然諸梁曰將焉用之曰勝直而剛欲寘之境諸梁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潔思報

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盍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謂譖大子費無極之徒若來無寵速其怒也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余愛子與司馬公子結故不敢不言公子申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諸梁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

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若名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害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于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于貝

水邴歜閻職戕懿公于圃竹晉長魚矯殺三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于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公子申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使為白公諸梁以疾閒居于蔡國語

惠王十年哀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殺公子申公子結而刼王諸梁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諸梁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既而聞白公勝殺齊管修管仲

之後楚賢大夫諸梁乃入勝刼王如高府楚別府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圉公陽亦楚大夫也會諸梁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盜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遂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勝諸梁曰微二子

者謂公子申公子結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諸梁使與國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

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

白公之亂陳侵我十一年哀十七年我將取陳麥王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並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亦謂公子申公子結其可使也諸梁曰率賤

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諸梁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感于陳（公子申伐吴陳使使弔吴以此為恨在哀十五年）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使公孫朝帥師（公子申之子）朝遂滅陳諸梁既平白公勝遂兼令尹司馬及是王與諸梁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子良

者王之弟也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諸梁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遂以公孫寧（公子申之子）為令尹公孫寛（公子結之子）為司馬而諸梁老于葉十三年（哀十九年）越侵我諸梁伐東夷以報越三夷男女及我師盟于敖吳之入郢也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楚既定后臧不待而歸諸梁終不正視之（左傳）

論曰沈戌籌吳洞若觀火楚用其言吳雖彊如楚何及夫毀舟謀遂燎原之勢其猶可撲滅也惜夫讒夫阻之

而貪人之敗類也國人好司馬施及諸梁遂平勝難德繫民望國乃不亡嗚乎君子當知所尚矣若夫圉公陽之穴宫吴句畀之免首小臣事主不以約遷雖然我實失子寧無滋歎乎

尚史卷五十九